

探索出版

一個半小時

韓秀◎著



一個半小時／韓秀著．-- 初版．-- 臺北縣新店市：探
索，民91

面： 公分．--（探索叢書：564）（好文庫；
3）

ISBN 957-615-301-8（平裝）

848.6

90021291

ISBN 957-615-301-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好文庫 3 一個半小時

作者／韓秀

社長／劉庭余

編輯顧問／陳祖彥

特約編輯／陸文

業務部／蘇宏浩

出版者／探索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三號四樓

電話／（〇二）八六八七九二五

傳真／（〇二）八六六七六〇四

E-MAIL／dos123@ms8.pine.net

發行所／探索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三號四樓

電話／（〇二）二二一八七二六三

傳真／（〇二）二二一八九四九五

郵撥帳號／一九四九四四七·探索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六四三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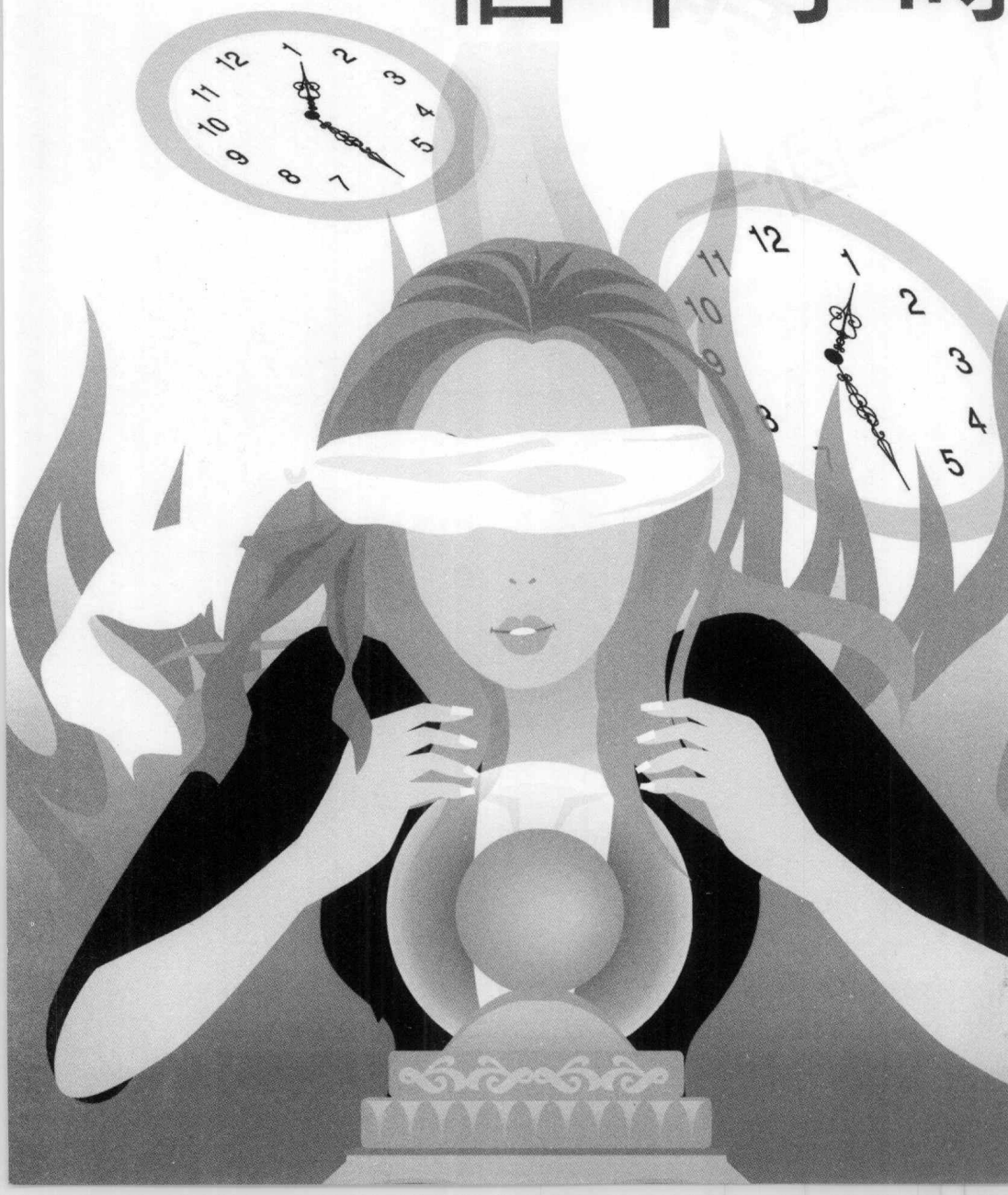
初版／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二月

定價／一八〇元

探索叢書第五百六十四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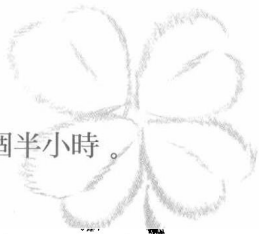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同？」

駐節高雄三年，我曾有兩百場演講的紀錄，卻是初次被一位學者將了一軍，不得不面對一個我從來沒有意識到的問題。

北方的趙清閣、張兆和被人稱為「趙先生」、「張先生」，南方的林海音、林文月都被人稱為「林先生」。大有成就的女作家、女學人都被以「先生」稱之，可見人們心中有著一種什麼樣的「標準」。

「我原來是女作家！今天才第一次聽到！」話未說完，場內一疊連聲的大笑，龔先生也笑了，笑得很開心。

我把龔博士的問題帶了走，帶回美國，帶去希臘。我常常想起他問的這個問題，我也常常把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作品拿來比較一番。我終於感覺到，男、女作家的視野和胸襟可以同樣的寬廣、壯闊，也可能同樣的偏狹。男、女作家的筆觸可以同樣的細膩、婉約，也可能同樣的粗放。



{ 自序 }.....

但是，男人和女人畢竟不同，女人經過數千年淬煉似乎更為柔韌，更為百折不摧，女人的心也更富同情，而女人，天生就更為細緻。自然，這也是一般而論。例外永遠存在。

有了這樣的一個意念之後，老朋友陳祖彥說，「寫個女性系列吧」，我不再驚訝，而應承下來，女人的世界同樣驚天動地、泣鬼神；女人的世界同樣充滿了悲、喜劇，女人的世界同樣弔詭而令人嘆息、扼腕、大笑或悲哭。

文學不就是為此而生嗎？

於是小說一篇篇出世了。

電腦則賦與小說更多的可能性，更快的速度，更複雜的節奏，更變幻不完的背景色彩，甚至更前衛的樂感。

無論怎樣，這是一位女性寫手端出來的大菜，口感如何要讀者評定。於健康有益卻是可以保證的。



一個半小時。



廿一世紀第一個春天

寫於美東維也納小鎮



目錄

自序	5
墨鏡	11
告別老屋	27
一個半小時	49
惡魔之眼	71
上校的女兒	91
營業中	123
情人	165
歸途	183
真實與虛妄（代跋）	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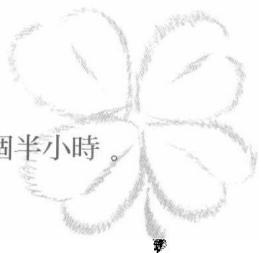
{ 目錄 }.....

透過墨鏡，她掃了一眼右邊那輛車，一輛黑色的飛亞特，極普通的車子，車窗完全搖下來了，搭在車門上的那隻手，骨骼亭勻，像煞了米開朗基羅筆下亞當那隻手指細長的手。那年在埃及，她曾去博物館看木乃伊。杜斯莫西斯三世的手骨曾令她驚嘆不已，如果那手上有血有肉，該是怎樣的美麗！

墨鏡。



一個半小時。



不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她無論季節如何變化，哪怕烏雲壓頂的天氣，總是戴著一副墨鏡見人，不同的只是隨室內外光線的不同，她的墨鏡也深淺有所不同，形式嘛，多是寬而且大，幾乎蓋住了三分之一的臉，鏡框上面只露出仔細修飾過的一點眉峰。

她永遠是美麗的，高高的額頭上見不到什麼皺紋，頭髮大大的波浪又常常蓋住額角，在鬢邊溫柔地停住。剩下的自然只有那隻俏麗的鼻子，勾勒得極為細緻的嘴唇。她常是帶笑的，笑起來，嘴唇兩角翹起來，牙齒整齊而且白得如同細瓷。

她很少袒胸露臂。露出來的部分圓潤、細緻。她把自己呵護得很好。

最可嘆是那一雙纖足，孩子生了幾個，一雙腳仍是細細、尖尖

的，如同鞋楦子。高高的個子，只穿六又二分之一號到七號的鞋子，無論怎樣豐潤，都給人留下線條精緻的感覺。

她從來不用鮮紅的蔻丹，十指尖尖，指甲上只有一層透明的指甲油，夏天，細帶涼鞋攬住的只是乾乾淨淨的十個腳趾。

紅顏色只在唇上，淡雅的絳紅，有時候，懷疑她加入了一點肉桂色，自然得很。不過，人人明白，沒有個三、四層，是不會有這般效果的。

她很忙，家事和社會活動似乎排滿了她的時間表，但是，和她在一起，就覺得從容不迫，似乎仍大有閒暇安排一點什麼活動。她的從容不迫也似乎有感染力的，一波一波傳遞出去，周遭的人也會很自然地靜下心來和她共度一段寧靜的時光，無論長短，幾分鐘或數小時。

那是一個春天的午後，山茱萸開成粉白色的雲霞，她邀我去喝

{ 墨鏡 }



一個半小時。

茶，說是新得的春茶，又很偶然地覓得精巧的茶具，大家忙，難得見面，這個下午，兩家的男士又相約去打網球，孩子們又都去趕場看電影。巧而又巧的，茱萸樹下，只坐了兩個好不容易坐在一起的的女人。心境似乎是一下子鬆了下來。

茶具真是德國的，二十四K金鑲邊，杯底和碟子底玫瑰花叢中，長裙曳地的少女與風度翩翩的少年四目相望，浪漫得很。E-mail時代，人人忙得腳不點地，身心都沒有安頓處，她卻能覓得 Alt Mitteleich 公司的精品，安排出一個輕鬆、自然的下午茶來。

「其實，也就是最近三、四年的事，在那之前，我也是急驚風，從早到晚忙得一團亂。」她笑了，似乎是一眼讀出我的心思，微笑著，述說一個情節非常簡單的故事。

那時候，她們一家住在南歐，一個有五百萬人口的城市。那城



{ 墨鏡 }

市以古老的文化、嚴重的空氣污染和混亂到無從想像的交通狀況聞名於世。本地人安之若素，十分認命地加入亂陣，義不容辭地添加著亂象，外來客則每日苦著臉擠在車陣中，痛悼那許許多多流逝而去的鐘點。

她無需上班，但仍需出門。在一個五月天的下午，她在路上，去一個不可以不去，但遲到與否則無關大局的聚會。

停停復停停，她的視線不只一次落在手邊的藝術雜誌上，雜誌裡的文章和她目前所處的環境之間那天差地遠的氛圍讓她忍不住地好笑。

一個只有停車標誌而沒有紅綠燈的路口，她自動停車了，前面一輛車封住了半個路口，左右兩邊的車也停住了。無論如何，自己的面前是擠不過一輛車的了。

透過墨鏡，她掃了一眼右邊那輛車，一輛黑色的飛亞特，極普